

七怪夜合花

嬉笑江湖系列

独孤残红谱



七怪夜合花

独孤残红著

大连出版社



朱慶

朱慶

丁不伟



薛 宇 红



上集目次

一	柳林惊变	1
二	柔情似水	17
三	食鼠的看门人	32
四	尸身上的花纹	48
五	痴情少女	64
六	浪荡小乞丐	80
七	内禅房的淫浪声	95
八	双剑合璧	113
九	横在官道上的太和坊	127
十	孤胆横行	143
十一	六指妙手蒋玄玄	158
十二	没有神书院偷不到的东西	174
十三	是从良人还是江湖人	190
十四	疯鬼毕不凡之死	206
十五	血祭鬼头旗	222

一 柳林惊变

柳锁莺魂，花翻蝶梦，自知
愁染潘郎。轻衫未揽，犹将泪点
偷藏。念前事，怯流光，早春
窥、酥雨池塘。向销凝里，梅开
半面，情满徐妆。

.....

天空阴霾密布。

空中堆叠着层层的乌云，将天地间的距离，一下子压得短
短的。

一片荒岗。

荒岗上居然有一片桂花林。

金桂飘香的时节已过，然而这里的桂花却开得正茂。

有两个原因。

一是桂花林在岗坳角里，依倚着一堵避风雨的山岭石壁，
且面向东南，阳光充沛。

二是荒岗强人出没，杀人越货，常将尸体扔入岗坳角里，

吸血烂尸的土地格外肥沃。

岗坳里弥漫着醉人的馨香。

因天气阴沉，桂花馨香显得浓郁凝重。

桂花林中站着一人。

能站在桂花林中的人，决不是平凡人。

又有两个原因。

桂花林在岗坳角里，山岭石壁之下，无路可通，没有绝顶轻功和随身带着攀登工具的高手，不可能下到林中。

桂花林中白骨、腐尸，冤魂屈鬼甚多，没有胆量的人不敢到此。

来者究竟是何人？

现任十三洲府总捕头，原扬州十里坡桃花园花花公子，七邪神剑丁不一。

果然是个不平凡的人物！

他凝视着地上杂草丛中的一双眼睛。

一双惊骇、恐怖、死亡的眼睛。

一个活人，不可能有这样的一双死鱼般的眼睛。

他认识这个人。

这个人叫张羽翔，两天前，他还在禹城县衙门见过他。

他现在已经死了，死得很彻底。

他被砍了二三十刀，准确地说应该是被剮割了二三十刀，手臂和腿上的肉都被剮得见了骨头。

他在临死前所受的痛苦，可以想象得到是何等的剧烈。

杀人者的手段凶狠而残暴，京都刑场凌迟处死的刖刑，也莫过如此。

丁不一皱紧眉，咬紧了牙关。

他关非同情张羽翔，说来张羽翔还是他的仇人。他恼怒的是上司的言而无信，和杀手的冷酷残忍。

徐刚正大人答应放过张羽翔，但张羽翔没死在衙门，却仍死在了这里。

太岁坊卫士盯人如此凶残，实出他所料。他在岗坡上遗留的一把匕首刻字上，辨出张羽翔为福王爷老爷子的卫士所杀。

自食其言，口是心非，在江湖上不齿于人，在官场却如同家常便饭！

他的心异样的沉重，眼前一片茫然。

前程是否就像眼前的天空一样昏昧而阴冷？

他禁不住打了个冷颤。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肯轻易就放弃的人，他有他的个性和过人的能力。

他眼中迸射出两道炬电似的目芒。

他决定回衙后就去责问徐刚正和老爷子，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他就辞职隐退，追随爹爹丁不伟，去云南哀牢山隐居。

一阵旋风卷起一片落叶。

一股轻烟带着浓郁的馨香刮上岗坡。

丁不一已立身在岗坡荒草丛中。

他深沉地望了岗坳一眼，迈步就走。

他有使命在身。

他奉命去联络站迎接诸葛独景从河南神书院，请来的神偷祖师爷六指妙手蒋玄玄。

联络点设在羊山脚下的杨家弯。

二十四路捕快的秘密联点站遍布天下，杨家湾的杨家老屋便是其中之一。

夕阳西坠，残霞似血。

杨家湾的杨柳被染得一片通红，树梢尖儿像火在燃烧。

隐在山脚柳林中的农舍屋顶上，飘浮出缕缕的炊烟。

田间，坳旁，三数农人各自扛锄归去，回至有家人召唤的茅屋。

丁不一心事重重，步向杨家老屋。

哪一天能过上这种农人的宁静日子？

爹爹丁不伟、师傅皇甫天衣、诸葛独景，还有沈素贞、白如水、苏小玉、江春花、大家欢聚一堂，该有多好！

美丽的幻想如同晚霞一样，转眼消逝，眼前是昏黄一片。

他想起了白如水平漠如冰的表情，沈素贞若即若离的神态，心中一片混乱。

情能烦人，能乱性，能使人忘乎一切。

他穿过柳林，走向杨家老屋。

凭他的这份武功能耐，他居然没发觉林中有几双夜猫似的眼睛，正悄悄地窥视着他。

推开柴扉门，走进老屋前院。

院中，一只老母鸡领着十几只小鸡，围着鸡舍门“咯咯”直叫。

屋主人大概是太忙，忙得连鸡舍门都忘记打开了。

丁不一走过去，弯腰拉开鸡舍门。

老母鸡伸着脖子冲着丁不一直叫，小鸡争先恐后钻进鸡舍。

堂屋里走出一个中年农夫：“是谁来了？”

丁不一抬起头：“天王令。”

中年农夫答道：“地府鬼域门。”

这是捕快秘密联络站的切语。

丁不一道：“你是岳山明？”

中年农夫急步上前，施礼道：“在下岳山明叩见丁总捕头。”

丁不一伸手托起岳山明：“不必多礼，甘捕头在哪里？”

岳山明道：“甘捕头去接蒋老前辈尚未归来，请丁大人堂屋稍歇片刻。”

丁不一轻嗯一声，踏步进入堂屋。

八仙桌、长木板凳、瓦壶、土碗，典型的农舍摆设。

丁不一在桌旁坐下，一个身着粗布衣裙的中年妇女从里屋走出。

岳山明指着中年妇女道：“拙荆陆小凤。”随即声音一沉，“还不快向丁总捕头请安。”

陆小凤倒是像见过大世面的人，启唇一笑，不慌不忙地向丁不一施过礼，然后给丁不一沏上一碗茶，满脸绽着笑容。

“谢了。”丁不一微微欠身，手捂住了茶碗。

他心有所思，根本就没有看清陆小凤究竟是个什么模样。

他在想，是否还要去找沈素贞问个明白？

是否等蒋玄玄盗到翠玉塔之后，就激流勇退？

是否要帮沈素贞去找杀害关天英的凶手？

江春花是否能醒过来？

今后是否去皇宫看望四位公主？

多情的花花公子，心事重重。

岳山明向陆小凤丢了个眼色，示意她退下。

陆小凤翘起嘴，低头退入里屋。

“请丁总捕头稍坐，待我去看看甘捕头回来了没有。”岳山明躬身退出堂屋。

堂屋里留下了丁不一痴痴一人。

他捂着茶碗木然地坐着，形如一尊木偶。

“当！”窗外飞来一颗小石，击在茶碗上。

他手指微微一抖，目光迅即转注窗外。

窗外，杂木丛中一条人影一闪即没。

他浅浅一笑，并未把窗外人放在心上。

凭他的武功，在这联络站里，谁能兴风作浪？

他又犹自沉思。

他想想，却又做不到，就像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心思更急，更沉。

“丁总捕头！”岳山明奔至堂屋门前来了，甘捕头与蒋老前辈来了！”

丁不一霍地站起，急步走出堂屋。

他渴望能见到师傅诸葛独景和那位神秘的传奇人物蒋玄玄。

柴扉门处，甘青池风尘仆仆走来。

他身后跟着一位相貌清奇的白发老头。

“为何不见师傅诸葛独景？”丁不一心中暗自发问。

甘青池抢到了丁不一身前：“小人甘清池叩见丁总捕头。”

丁不一伸手一格：“诸葛独景为何不见？”

甘青池答道：“他老人家在路口遇见了一位朋友随后就到。”

丁不一目光盯向白发老头：“这一位就是河南神书院六指妙手蒋玄玄？”

未等甘青池回话，白发老头呵呵笑道：“不错，正是老朽。”

丁不一跨步上前，拱手施礼道：“在下丁不一见过蒋老前辈。”

“不必多礼。”白发老头边说边伸出了手，“丁总捕头……”

话在口中正吐，手指已如利剑戳向丁不一前胸玉堂大穴。

丁不一万没料到蒋玄玄会突然向自己出手，一时不明对方企图，不敢以七邪杀式相对，只得倏然后退。

然而，这个时候，甘青池也向他出手了。

这是他完全没有料到的。

出人意料的偷袭，全在闪念之间，因此，他无法闪避，纵有移穴大法也无补于事。

腰背命门穴被点中，身子一阵酸麻，两腿发软。

前胸玉堂穴位被点中，一阵气促，经脉顿时被封住。

他挣扎着踉跄两步，萎顿于地。

他瞪眼瞧着甘青池道：“甘捕头，这是为什么？”

甘青池低下头，不敢正视他的目光，低声道：“对不起，老娘被押在他们手中，我不能不这么做。”

白发老头仰面发出一串长笑：“四弟说你如何的厉害，我只道你有三头六臂，原来也不过如此。”

丁不一目光陡地一亮：“你是隐君庄四大天王之首，剑王阎克强？”

白发老头先是一怔，随即一阵狂笑，抬手抹去脸上的人皮面具：“好眼力！佩服，佩服！只可惜你认出老夫已迟了一点。”

说话之间，陆小凤已从堂屋走出，倚靠在堂门上。

岳山明跨近前来：“丁小子，你看我是谁？”

丁不一目光转到岳山明脸上，刹时，他后悔不已，岳山明颈脖处有一道易容的接痕，虽然不明显，但凭他的眼力能一眼

就看得出来，然而，刚才他却没能看出来。

他感到有些困惑。

这也许是天意？他不禁浅浅一笑。

他尚不知道自己“情迷心窍”这个病根。

岳山明阴恻恻地道：“有种！死到临头居然还笑得出来。”

他说话间，已露出七煞星中凶煞星胡毒毒的真面貌。

不用说，那一位陆小凤，就是七煞星中的艳煞星尤宝宝了。

阎克强阴冷地道：“我是特地来为二弟刀王阎胜强报仇的，隐君庄虽然有杀不尽的刀王，但你杀的刀王，却是我的亲弟弟。”

胡毒毒眼中透出毒怨的光：“还我四兄弟的命来！”

丁不一的心像冰一样透冷。

他并不怕死。沈素贞、白如水、苏小玉和江春花相继离去，生命对他来说，已似乎不是那么重要。

他只是有些遗憾，堂堂的桃花园花花公子居然会死在这些无赖手中！

尤宝宝突然开口道：“把他交给我吧。”胡毒毒眼睛一睁：“宝宝，你……”

尤宝宝是他的妻子，他知道尤宝宝想干什么。

尤宝宝抿嘴一笑道：“你忘了你我之间的约定了？”

胡毒毒咧着嘴：“可是……”

尤宝宝脸上带着几丝淫笑：“你早已不中用了，才允许我用将死的人来乐一乐，所以我一直跟着你，别无二心，现在你想反悔？”

胡毒毒扭曲了脸，脸色变得紫红。

尤宝宝媚笑道：“我会让他死得非常、非常的快活，而又、非常的痛苦。”

丁不一视死如归的笑容消失了，代之的是冷肃和凝重。

“这个该死的淫妇！”他心底暗自在叫骂。

“不行。”阎克强开口了。

“为什么？”尤宝宝媚眼盯向阎克强，“你吃醋？”

“不是。”阎克强摇摇头道，我并不是吃醋，而是你根本无法制住他。”

“你怀疑我的本领？”尤宝宝挑起尖尖的指头。

阎克强淡淡地道：“你那几手本领，我还不知道？他可是百毒不入之体，连四弟的药物也伤害不了他。”

“我……”尤宝宝眯起了眼，似不甘心。

阎克强冷声道：“你药物制不住他，解开他穴道后，谁是他的对手？”

“是呀，”胡毒毒连忙道，“你想赔条性命给他？”

尤宝宝似乎对这个十三洲府总捕头，也有些怕意，咬咬嘴唇，叹口气道：“丁不一，算咱俩无缘，你自己上路吧。”

丁不一暗吐口气，脸上又浮现一丝笑意。

“甘青池。”阎克强摆摆手。

甘青池没应声，却跨前了一步，但仍低着头。

阎克强冷脸掠过一个阴残的笑：“杀了丁不一。”

“要我动手？”甘青池声音轻得不能再轻。

“是的，你动手。”阎克强声音冷厉，带着不容拒绝的命令口气。

胡毒毒和尤宝宝脸上闪过一道兴奋的光彩，同时喝一声：“好！”

甘青池铁青着脸，上牙咬住了下唇。

阎克强沉声道：“拔刀。”

甘青池手按住了腰间的刀柄，但没往外拔刀。

阎克强冷森森地道：“甘捕头，你不要忘了，你娘还在咱们手中，你很清楚，你若抗命，她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甘青池脸色灰青，牙齿咬破了下唇，血在往外渗流。

阎克强厉声冷喝：“拔刀！”

嗖！一道寒光划过暮色蒙蒙的前院坪空。

甘青池出刀了。

天幕迅速地往下扯，柳林路边横着几丝昏昏游光，阴森恐怖的黑夜即将来临。

阎克强、胡毒毒、尤宝宝三双眼睛，勾勾地盯着甘青池手中的刀。

这把捕头的刀，砍过不少贼子的人头，但今天却要总捕头爷的命。

“不！我不能动手！”甘青池横着刀登登地退后两步。

阎克强唬起了脸：“你敢抗命？”

甘青池垂着刀，蹲下身子，摇着头道：“不，我无论如何不能杀丁总捕头。”

阎克强阴森的眼睛，闪过一道冷电：“好，你不动手，我来动手，不过，我动手之后，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甘青池身子一阵哆嗦。

丁不一躺地上，把头扭向甘青池道：“甘捕头，诸葛独景和蒋玄玄二位前辈现在在哪里？”

甘青池颤声道：“他俩根本没……打算在此歇脚，早已……过会关，此刻恐怕已到禹……城县衙了。”

阎克强沉声道：“你动手，还是不动手？”

丁不一平静地道：“甘捕头，难为你一片孝心，老娘被人所扣，实是有命难违，你动手吧，我不会怪你的。”

“不！我……决不动手！”甘青池几乎是哭喊着，双手掩住了脸面。

阎克强盯着丁不一道：“你倒是挺大方的，不过……”

“少罗嗦！”丁不一朝阎克强低声沉喝，“要动手就来吧。”

阎克强冷哼一声道：“想硬撑好汉？我就不相信你不怕死。”

他横转身子，斜身拔剑。

剑王以快剑著称，而此刻他拔剑缓慢，眼珠发出惨绿色的光芒。

剑芒闪闪，冷若严霜。剑尖抵在丁不一喉节上。

阎克强嘿嘿笑道：“丁不一，只要你肯求一声饶，我今日就破例给你一条生路。”

丁不一冷然一笑，挺起了颈脖，表现出狂傲与猛执。

胡毒毒忍不住道：“天将黑了，快动手吧，以免夜长梦多。”

阎克强长剑往回一带：“你瞧着了，这是黄山派七绝剑的杀式‘沧海惊龙’！”

一抹裹着七朵剑花的寒光刺向丁不一咽喉。

人没有不怕死的，尤其是已知死到临头的时候。

丁不一也感到了下意识的害怕，但他表现得很沉静。他盯着刺来的剑，什么也不去想，把思维保留在空白状态，静待生命殒灭的那一时刻的到来。

蓦地，空中突散出一蓬金星，响起一片悦耳的铃声。

地面爆出一声怒喝，掠过一道弯弯的刀芒。

银铃暗器？丁不一精神一震，眼前闪过一抹希望之光。